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八回 煙波江上使人愁

漢米頓·紐曼，加拿大人，經營旅行社有二十幾年，生意不惡。夫妻年過四十，膝下猶空，便透過互聯網，收養了一位克羅埃西亞籍，七歲的戰爭孤兒。由於小孩的原名太長，又不易發音，便改名亨利·紐曼。世紀初網絡泡沫破滅後，美國有八成左右的網絡企業破產，一時哀鴻遍野，失業的高科技人材比比皆是。但是資訊工業卻勢頭極旺，新技術層出不窮，新產品也屢見不鮮。只是大家更重視資訊的應用面，太空事業一躍而為熱門生意。

二〇〇九年，加拿大的多倫多市舉辦了一個大型博覽會，主題是太空旅行。漢米頓也想進軍太空，在會中結識了一些業者，並參加了一個講習會。最後投資五十萬美金，在月球上買了一塊土地，邀請幾位友人，合夥興建太空旅館。

不料幾年之內虛擬實境大行其道，人在家中坐就可以遨遊八荒，不僅沒有危險，而且各種感覺與現場完全一致。這種虛擬實境的設備售價不高，由美金一千元到一萬元不等。而且節目齊全，從古代到當前、由太空到地球、自雪山到深海應有盡有。甚至可以「租用」心目中的偶像相偕同遊，隨心所欲。

結果漢米頓的旅館沒有建成，錢卻花光了，還落得個詐欺罪名，幾乎破產。他只好賣掉一切，舉家搬到加州矽谷附近。這時亨利十五歲，便轉學到柏拉奧圖一所公立學校。

和所有公立學校一樣，學生來此並不是為了讀書，而是參加一種社會饗宴，追求青春的樂趣。尤其在美國西部，拜經濟發展及娛樂文化之助，有舉世最豪華的賭場，有聲色最誘人的影城，也有最寬廣的高速公路，任憑「法拉弟」飛馳狂奔！只是在這些表象下，絕大多數都只是旁觀者，人人懷抱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，大做美夢！

亨利因為北約進攻南聯，對美國素無好感，但也不得不隨家搬遷。剛由加拿大轉來，一切都不習慣。早上九時，第一堂課便是運動，各種球類、田徑、舞蹈等五花八門，總要把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大家才能安靜下來。

第二堂課不論是什麼，老師的聲音始終比不過同學此起彼落的呼嚕。就算沒有睡覺，學生也是懶洋洋的，有說不完的閒話，有鬧不膩的把戲。

第三節最是難熬，因為快要午餐了。幾十年來，美國學生沒有挨過餓，人人期望的不是填飽肚子，而是如何變出最酷、最炫的花樣。

這種制度據說是一些教育心理學家提出的，他們認為，中學以下的學生身體還在發展，不宜用腦過多。他們更主張，在自由自在的學習環境下，寓娛樂於教育，把課堂變成馬戲團，效率最高。

不管理論正確與否，美國人奉若聖經，常有人用數字證明這種非凡的成果：二十世紀中葉以降，美國國力舉世第一，經濟第一，軍事第一，科技第一。同時，從數量上看，資金流量、發明專利、諾貝爾獎得主、入境移民、能量消耗等等，在在都是世界第一。

美國是個人主義的樂園，是功利精英的集合體，是「高爾夫」族的歸宿。第一就是第一，獲得了這項榮光，等於是戴上了一頂皇冠！在精光鑽彩前，人們崇拜之餘，不會傻得去問是怎麼得來的。就如同球賽，冠軍就是冠軍，是一項永久持有的記錄，在金鑄的獎盃後面，誰管未具名的一方是天災？人禍？抑或根本就沒有對手參加！

亨利看到的是，除了初來的移民學生，沒有人會四則運算（買不起計算機的人，是不可能來上學的），沒有人能背一首十四行詩，沒有人知道愛因斯坦與米老鼠有什麼關係。考試時人人戴上無線耳機（當然要負擔得起），有人在場外提供答案。

校方不知道嗎？不重要，在愛的教育立場下，能把學生吸引進來，馬路上就少一些吸毒搶劫的失落仔。因為大美國社會問題優先，家長忙於為經濟奮鬥，為自由盡力，付出了全部的時間精力，如果學校不能收容這些青少年，還有誰能？

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，當日本挾其生產實力，大舉收購美國的專利、地產、公司時，美國正逢國債高築，失業率大漲的低潮，人人問為什麼日本人能，而美國人不能。聯邦教育委員會發表的白皮書曾舉例說明，紐約市畢業的高中生，有七成看不懂紐約時報。而在各級工廠中，也有約七成的勞工看不懂操作手冊。

到新世紀，這個問題更有新答案。讀書識字有什麼用？微軟公司的創辦人比爾蓋茲連大學都沒有畢業，不到三十歲就成為世界首富。他可以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麾下的博士、超博士有上萬人之多。

而且這並不是特例，看看當今世界的十大首富、看看美國的國家英雄和偶像吧！他們有多少學問？有幾個能算數字、背詩文？

時代風氣、時代潮流引導著時代青年，天天做發財夢，要做明星，成英雄。本來嘛，在風花雪月的世界裡，除了風和花，就是雪與月。

有一位數學老師，實在看不慣學生把腳蹺到桌上，有次只說了一句：「請你把臭腳放下去！」家長便鬧到學校，認為老師侮辱學生人格！

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下，校長只好另請高明。不幸老師不好找，他千方百計才請到一位在大學教書的多年老友，暫時代課。

這位代課老師是日本人，名叫小原正三。個子不大，穿著一身不太合體的西裝，戴著一副眼鏡，文質彬彬的，彷彿風一吹就要倒。講課聲音很小，又帶著濃重的鄉音，連坐在第一排的學生都很難聽懂他在說什麼。

這樣也好，學生老師各司其職，就算有人在課堂上大打出手，小原正三也只是笑笑，照樣講他的三次聯立方程式。

有一次，全校要去大峽谷旅行，各班分途自理，由一位老師帶隊。亨利這班選了小原正三。他一聽，小眼睛都睜起來，說：「我不喜歡旅行。」

學生說：「你是老師，你有責任。」

小原正三說：「我是代課的，而且我在大學工作很多。」

學生們意見一致，異口同聲說：「不行，你不去我們也不去。」

要出去玩，當然要玩個痛快，而最痛快的方式，是有人負責、無人約束！

小原正三一再推辭，又麻煩校長求情再求情。旅行也算是教育的一部份，辦不成功，校長的位置就難保！

小原正三提出一個條件，要每個家長擔保，如果子女行為不檢，家長自行負責，包括可能的賠償。這算什麼條件？每個家長都相信自己的子女是最優秀的，絕不可能有不檢的行為，因此都簽了字。學生們見日本老師答應帶隊，也高高興興地準備大峽谷之旅。

一路上風波不斷，尤其是亨利這一班。由於累積了多年的經驗，便利商店都有了對策，每當學生們成群結隊闖入時，店東們就把各個角落的「看地的開麥拉」，一種隱藏式攝影機全部啟動。將人贓俱獲的證據收全，再找學校理論。

小原正三驗明證據確鑿，二話不說，當場掏腰包把問題解決了，然後把證據要回。同學們更是得意，真是選對了老師！不僅鬧得痛快，還有人代付帳單！

到了大峽谷營地，大家都主張自由活動，小原正三說：「你們家長都簽了保證書，你們沿路胡作非為的證據都在我手上，那只是一些費用，相信你們的家長都負擔得起。但是大峽谷地域廣大，很多地方沒有人煙，你們玩出問題，誰負責？」

同學們面面相覷，這才知道胡鬧是有代價的。

一位學生說：「老師，如果不能自由自在的玩，我們不如在營地睡覺。」

小原正三早有腹案，他拿出一疊文件，要每個人在上面簽名。文件上說，基於憲法賦與的權利，學生某某某要求自由探險，時間是每天上午八時起，到下午五時止，其餘時間一律要配合團體活動。

不過是時間限制而已！怕什麼？於是，同學們痛快地玩樂。

第一天，大家都及時趕回。第二天，平均遲到了半個小時。第三天，等到七點鐘了，才陸續有人回來。八點鐘小原正三點名時，還有兩位同學未歸隊。

同學們會心地微笑說：「老師別急，他們情濃意蜜，晚一點就回來了。」

小原正三再看看名冊，說：「是兩個男孩子呀！」

大家都笑了，一位學生說：「一男一女就濃不起來了！」

小原正三叫同學用手機和他們聯絡，不料兩人早把手機關了。小原正三埋怨說：「早就告訴過你們，手機要隨時開著。」

同學笑說：「那多沒情趣！」

男孩子出問題的機會不大，小原正三便不再多言。一直等到十點，營火熊熊，大家圍坐在火堆旁，但聞風聲忽忽，不見等待的人影。小原正三急了，再遍傳信息，與同校其他班隊聯絡，卻沒人知道這兩個學生的下落。

不得已，小原正三打算報警。卻在這時，黑黝黝的林木中突然竄出一個影子，大家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是失蹤的學生之一韓福瑞。他滿身血跡，看來已經筋疲力竭，一見眾人便哭著說：「華盛頓被綁架了！」

小原正三連忙扶住他，一邊叫人取急救包，一邊拿了礦泉水，喂他喝了幾口。這才說：「不要急，慢慢說。」

韓福瑞猶自驚恐不已：「是地獄天使，有一大堆人！」

小原正三緩緩地說：「不要怕，他們在哪裡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在山上還是山下？」

「山下，河邊。」

「他們為什麼綁架你們？」

「他們把華盛頓……」韓福瑞一見同學們都張大了眼睛，羞得抬不起頭來。

「你怎麼逃出來的？」

「他們把我綁住，丟在一邊……」韓福瑞抬起頭，眼睛睜得老大，東看西望，心神難安：「我滾到河裡，繩子斷了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快天黑的時候。」

小原正三聞了聞韓福瑞身上的氣息，又查看一下他的鞋子。然後平靜地對大家說：「你們好好照顧他，不要驚慌，過了午夜我和華盛頓就會回來！」

急救包拿來了，小原正三教導幾位女學生如何敷傷。又叫男生多找點木材，生一個大營火，務必要保持一定的亮度。吩咐幾個精明強悍的學生在外圍做警哨，如有陌生人前來，不要遲疑，立刻報警。

小原正三安排妥當，正要離去，一個學生遞了一個手機給他，說：「老師，這是最新款式，您帶著吧！」

小原正三笑說：「有這個反而麻煩。」

「那我們怎麼和您聯絡呢？」

「不必，如果到一點鐘我還沒回來，你們報警就是。」說罷，大家只見他晃了一晃就失去蹤跡。

亨利正好坐在韓福瑞出現的林子旁邊，他和這些學生還沒有深厚的感情，只覺得心煩意躁，坐在一旁發呆。小原正三離去時，只微微一閃就不見了，大家驚愕莫名，他卻看到一條人影如飛地投向林中。他一楞，本能地起身追去，但那黑影早已無蹤。

他還想追，昏暗中一個踉蹌，整個人都摔到荊棘裡了。同學們聞聲趕來，把亨利扶起，地上處處破罐頭、碎瓶子，亨利身上也是傷痕累累。

有人問：「你怎麼跑到這邊來了？」

亨利說：「我看到老師跑過去。」

「你看到了？」

「只看到一個影子。」

「我早就知道，老師一定是忍者！」

「忍者？」大家都在電影上見過這種神奇的功夫。

「怪不得他來無影，去無蹤！」

「他身上一定有飛鏢！」

大家很有信心地等著，果然才到十二點，小原正三就揹著華盛頓回來了。

小原正三很有經驗地把華盛頓的傷處料理好，扶到帳篷中休息。然後對目瞪口呆的學生們說：「各位同學，都給我到營火邊來。」

這些孩子平素調皮搗蛋，此刻連大氣都不敢出，乖乖圍了過來，靜悄悄地等著聽忍者的教訓。連韓福瑞都強忍身上的疼痛，擠到小原正三旁邊，滿臉欣羨的神情。這時，只有亨利因為腿上身上都被啤酒瓶割傷了，還躺在帳中休息。

小原正三環視眾人一週，慢慢地說：「大家注意聽著，你們都累了，今天看到的事都只是幻象。當我說一、二、三的時候，你們就把這些事都忘掉。」

同學們已進入迷離狀況，小原正三又環顧一遍，這才說：「一、二、三！」學生們你望望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老師接著說：「韓福瑞和華盛頓剛才迷路了，所以回來晚了一點。你們玩吧，我要通知其他的人。」

說罷，小原正三用力將一根枯枝往火堆一丟，霎時濺起大片火花。大家吃了一驚，嘩然一聲尖叫，人人都興奮了，各個將木頭丟進火裡。有人打開音響，有人開始唱歌，有人翩翩起舞，營火會開始了。

亨利聽到喧鬧之聲，這才忍痛爬起來。見老師回來了，他正想詢問詳情，再看眼前鶯歌燕舞，他大感驚訝，怎麼大家還有心情歡樂？

亨利拉了一個同學，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什麼怎麼回事？」

「華盛頓呢？」

「回來了呀！他和韓福瑞迷路了。」

「迷路了？那忍者的事呢？」

「什麼忍者？」

「剛才大家都在說呀！」

「談忍者？那是電影！」

「老師呢？」

「老師怎麼了？」

「老師不是去救華盛頓嗎？」

「我看你神經不正常了！小日本老師？該是華盛頓去救他吧！」

亨利還不死心，連續問了幾個同學，答案都一樣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他相信剛才所見屬實，怎麼一轉眼就改變了呢？

等同學都睡了，他潛到小原正三帳前，輕輕地說：「老師，您睡了沒有？」

小原正三拉開帳門，問：「你怎麼還不睡？」

亨利說：「我有個疑問。」

「你說。」

「我怕老師不願回答。」

小原正三笑笑說：「你等一會，我們到那邊去談。」

樹林中陰陰暗暗的，只有一點火光微洩，四下蟲聲唧唧，山風鼓盪。小原正三找了一塊大石頭，兩個人坐下來。他說：「人生一切皆是緣分，你問吧，我知無不答。」

亨利便問：「您是不是忍者？」

小原正三說：「不是。」

「那您是不是會催眠？」

「也不盡然。」

「那怎麼同學們都不記得剛才的事了？」

「我用的是意識控制法。」

「意識控制？那和催眠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要說它是催眠法也無不可，只是意識控制相當於洗腦。」

「這不是超能力嗎？」

「我略知一二，還算不上是超能力。」

「世上有沒有超能力呢？」

「當然有，有人能寫程式、駕飛機、搞分子工程。」

「我不是指那種能力。」

「不要小瞧那種能力，當前的科學只是符合常識，而常識不過是現實的基礎。人永遠在追求，所追求的經常是超越常識的突破，也就是你所謂的那種能力。如果連符合常識的能力都沒有，談超能力就是騙人的神話。未來的科學就是對時空係數的控制，不是將時間提前變快，就是將空間擴大，昇到另一層次，做得到就是超能力。」

「我能學嗎？」

「當然能，但得一步一步來。」

「第一步是什麼？數學？」

「錯！第一步是自我控制。」

「為什麼要自我控制？」

「如果不能自我控制，人就是身體的奴隸，身體不具意識，它是管什麼時空係數的。人體獸性發作時，剩下的能力除了暴力就是色情。像你這些同學以後的下場，你一定比我還清楚。」

「那我該在哪裡學呢？」

「不是在哪裡學，而是願不願學。」

「我願意學。」

「你願意學什麼？超能力嗎？」

「也不是，我只是覺得，人總要學些什麼，不然活著沒有意義。」

「好極了，回去以後我不願再代課了，你可以到我家裡來，我教你。要知道，我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一個中國和尚給了我一套最原始的電書。只可惜電書很容易篡改，大家改來改去，結果書中原意盡失。我又沒有保存原本，後來再去找，已經難辨真偽。所以只能就我所知，把我的心得傳授給你。」

「不過，我必須先告訴你，人與人之間，信念的力量最大，人有信可以結合千萬人。意識控制只能用於個人，而個人力量再強，也只是個人。所以，不到不得已，千萬不要輕易使用。你真的要學，就必須事先考慮清楚，一種不能隨便應用的本領，值不值得花功夫學習？以我為例，十幾年來深藏不露，最後還是被你發現。」

亨利不解，問：「讓人知道有什麼不妥？」

小原正三說：「人間有人間的規律，如果有人告訴你，他是什麼仙神下到凡間，那百分之百是個騙子。因為仙神之所以成仙神，是經過無數世代刻苦修煉，瞭解了人世的真相才能超脫的。仙神怎麼可能糊塗到再插手人間事務？」

「一個人若具有莫大的神通，那就是一種考驗。所謂真人不露相，有了能力而不干預人間世，就表示有成真的機會。否則炫耀己能，以神通示人，目的何在？若非為了私怨，就是為了私利，這種人就算一時『神氣活現』，遲早要身敗名裂。」

回學校後，小原正三果然再不來教書了。同學們只是有些遺憾，剛剛喜歡上這個小眼睛的日本人，人就走了。

亨利跟著小原正三學了兩年，頗有心得，他謹守師訓，深藏不露。但是年輕就是年輕，他在一本科學雜誌上寫了幾篇論文，引起人工智能學界的注意。高中畢業後，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寄來了入學通知。

亨利不願離開師父，但小原正三認為學業是應用的基礎，堅持他前去就讀。亨利的父母並不知道他拜師的事，也一力勸說，不應該放棄這麼好的機會。

這時麻省理工的機器人設計領導群倫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，與卡內基學院、史丹福大學三足鼎立。亨利的不試而取，是一個基金會推薦的。美國人已經感到時機迫促，再不努力突破，科技的優勢將化為烏有。

亨利一進大學，立刻就與一位女郎愛倫陷入愛河。最初，他自以為有自我控制力，作風瀟灑，完全不以為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走進愛倫家前院，抬頭見她在二樓臥房窗前，正與一個男孩擁吻。突然間火山爆發了，他衝進愛倫家，大叫大罵。

愛倫和男孩柯本下到一樓，對亨利的反應，她一點都不覺得驚訝：「你不是自詡自制能力很強嗎？」

亨利怒火未熄：「這和自制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麼控制一下你自己！」

「我就是不要！」

「不許在我家撒野！」愛倫也吼起來。

「我這叫撒野？那他算什麼？」亨利妒火中燒，衝過去一拳揮到情敵頭上。

「住手！」

「妳嚷什麼！我揍妳！」

「你敢？」

「我為什麼不敢？」

愛倫的母親驚慌地跑下來，愛倫說好說歹，才把母親勸回去。然後她拿起話筒，對亨利說：「你走！不然我報警！」

「好！我走！」亨利冷靜了點，回頭就走。

「哼！有些人只會吹牛。」愛倫在背後說。

「管他！這種人多的是，走！我們到樓上去！」柯本說。

亨利心中一頓，平素他誰都瞧不起，這回不能認輸！他返過身來，盯視著男孩，一字一字地說：「這裡沒你的事了，你回去吧！」

柯本立刻說：「好，那我什麼時候再來？」

「你不認識她！不必來了。」

男孩應了一聲，逕自向門外走去。

愛倫看呆了，連叫：「柯本！柯本！你怎麼了？」

柯本好像沒有聽見，愛倫急追過去，抓住他的手。柯本回頭看她一眼，一副素不相識的神情，他用力把手一甩，大步跨出門口，揚長而去。

亨利往沙發上一坐，仰頭望著天花板微笑。

愛倫糊塗了，問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亨利笑道：「妳說我吹牛，我就吹給妳看。」

「柯本怎麼了？」

「我叫他走。」

「奇怪！突然間他就不認識我了！」

「我可以讓所有的人都不認識妳。」

「這就是你說的意識控制？」

「正是！」

愛倫突然一驚，說：「原來你要控制我！」

亨利連忙解釋道：「沒有，我從來沒有用在妳身上。」

「誰知道？」

「我愛妳，妳也愛我，不需要用手段。」

「哦！我知道了，當我不愛你時，你就要用了。」

「老實說，對柯本，我用了一點手段，但不是對妳！」

「當然不是對我，把我身邊的人都趕走了，我必然屬於你！」

「不會的！我不會這樣卑鄙！」

「有道理，卑鄙的都是別人！」

「我沒有這樣說！」

「何必說呢？柯本卑鄙，因為他愛我！對吧？」

「不是，我愛妳，只有我真正愛妳。」

「你愛我！你不過把我當作性伴侶！」

「愛倫，妳怎麼會這樣想？」

「誰知道哪一天，你又認為愛我是卑鄙的事，一走了之！」

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「那麼證明給我看！」

亨利急了，很想用意識控制她。但是，他記起小原正三諄諄告誡，千萬不要用這種手段對付身邊的人，一旦失去信用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
那怎麼證明呢？對了，亨利靈光乍現，分明愛倫是用那個男孩逼自己求婚！有何不可？對他而言，控制自己是再容易不過的事，結婚就結婚！

亨利想到做到，他雙膝一軟，跪在愛倫面前說：「愛倫！請妳嫁給我吧！」

滿天陰霾，霎時盡掃。愛倫笑著、哭著，撲進亨利懷中，兩個人熱情地親吻，頓覺世間甜蜜無比。

「你快回去，換件像樣的衣服，晚上正式向我父母提親。」愛倫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一把推開亨利，急急吩咐道。

亨利特意租了一套新衣，買了禮物。剛走到愛倫家門口，便聽到她歇斯底裡的叫聲，顯然她正和父母親吵架。

亨利駐足一聽，原來自己下午一時情急，把愛倫的母親嚇壞了。兩老相當堅持，認為這個年輕人脾氣不好，不贊成這門婚事。

亨利敲門進去時，愛倫已負氣上樓了。亨利心平氣和地向二老坦白，他知道何時該軟，何時強硬，不必使用任何技巧，問題便迎刃而解。

只是世事絕不像外表所見的那樣簡單，當亨利得意地告訴愛倫：「紐曼夫人，妳的雙親已經向我們祝福了。」

愛倫睜大了眼睛，說：「你又用了什麼手段？」

「這種事哪裡要手段？」

「是，我父母頭腦簡單！」

「妳怎麼能這樣說？」

「我就是這樣想！」

「我好好解釋了下午的事，妳父母接受了。」

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不論我怎麼說，他們就是不聽。」

亨利伸出雙臂摟她，口中說：「咱們別談這事，已經過去了。」

她閃身避過，冷冷地說：「對我而言，惡夢才剛剛開始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是說，妳已經控制了我父母，遲早你就要控制我！」

「我要控制妳？」亨利實在受不了了：「要控制何必等到今天？」

「哼！我就知道，反正誰都逃不出你的魔掌！」

「愛倫，我愛妳呀！我要妳做我的妻子！」

「是的，做一個鐵籠子把我關起來！」

亨利想起小原正三的忠告，人與人之間唯一的聯繫，是一個「信」字。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喪失信心時，言語就完全被扭曲

了。

尤其是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人，他們最怕受人操縱。難道「自由」不也是一種操縱嗎？誰有真正的自由？先天上，一舉一動早就設計在基因中了；後天裡，社會行為又無一不是環境作用的結果。人的成見決定了意識型態，受到某些觀念操縱後，便固化難變了。

亨利當然知道這些道理，只是感情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單純。但不論他如何解釋，每當愛倫覺得他是正確的時候，便警覺地以為那是一種手段。

愛情原是清晨的露珠，烈日一曬，馬上化為朝霧。

雖然後來亨利又結交了幾位女友，但他意識控制的手法已廣為人知，誰都不信任他了。他乾脆濫用意識控制，不論什麼名媛嬌花，要她們就範，百無一失。等到膩了，一個指示，立刻勞燕分飛，不留一絲遺憾。

這種遊戲剛開始頗為新鮮刺激，等到習以為常，亨利隨時可以解決性壓力，便覺得味如嚼蠟，心靈上更加空虛。到最後人人怕他，人人躲避他。男性把他當作死敵，女性視若惡魔，一見到他，閉著眼回頭就逃。

亨利決定把精神放到學業上，不幸他的名聲太壞了，教授們好奇地把他當作研究對象，同學們則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。

機器人的控制比人更難，因為機器沒有意識，設計機器的人也不知道什麼叫意識。雖然亨利知道，基於過往的經驗，大家都提防著他，不願把心得與他共享。

那時，麻省理工的控制理論領先群倫，在工程上也頗有斬獲。正因為其成就眾所公認，某些成見便成為前進的包袱。比如說，他們所設計的生化神經元，能通過學習產生認知。按照既有的邏輯發展下去，總有一天，機器人就會產生意識。

亨利不以為然，但是他的話沒有人敢相信。誰知道他不是利用了催眠術？被催眠的人是察覺不到自己的錯誤的。

更不幸的是，亨利既不能接受生化神經元的控制理論，當然就無法在原有的系統上，實現他對意識的認知。當時的科學重視實驗，無法實證的理論，就是沒有價值的幻想。這個享有盛譽的名校，當然不容許任何邪門外道猖狂。

二〇一三年，一部超小型的智能微機問世了，令人難以思議的是，那部微機具有意識！沒有人願意相信，但是也沒有人能夠否認！

那是以概念網絡設計的中樞控制器，具有一應的常識認知，任何系統只要外加一些語言模組，就能和人溝通。

亨利是在一家公司看到的，當時工程師正設法建立語言翻譯模組，在實際應用中，才發現漢字有概念基因的結構，而英文缺如。他們就算對照著漢字基因，把英文字一一對應上去，其資料所佔的空間就大得不可思議。

亨利當機立斷，他放棄學業，決定投身這個新計劃。

不幸，他的名聲壞到極處，那家公司不久也知道了，沒有人敢冒「被控制」的風險，亨利被業界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。東岸不留人，他便回西岸。誰知原本廣袤的世界，如今天羅地網四布，不久，西岸一樣把他看作惡魔。

亨利走投無路，想回去向小原正三求教，不料他倚為長城的老師已不知何往。他空負一身本領，這時卻無所容於天地間。

一天，他在洛杉磯的好萊塢日落大道上踽踽獨行。在上個世紀六〇年代，這裡本是嬉皮士的大本營，到九〇年代又成為雅皮士的天堂。現在雖然沒落了，燈紅酒綠依舊，只是光彩黯淡了。

在這裡新生的一代自稱為追仙族，他們吃著解放丸，喝著烈酒，男男女女，一個個脫得精光，隨時隨地瘋狂地追逐嬉戲。

亨利深恨自己被意識控制所害，竟然淪落到求生無門的絕境。當然，他可以輕易地混餐飯吃，混個高級旅館睡覺，只要他願意，他可以為所欲為。但是這又算什麼？這和欺騙有多少分別呢？

有幾個人圍在一處，亨利探頭一看，人群中央有兩個人正相互毆打。地上已經倒下了兩個，只見一個身強力壯的男子，一拳又一拳地揮在另一個青年頭上。青年搖搖欲墮，一點反抗的機會都沒有。

旁觀者一個個面無表情，好像司空見慣一樣。

亨利忍不住，擠到內圍，對壯漢說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休息一下吧！」

壯漢果然歇手，望著那渾身是血的青年說：「怎麼樣？服了吧！」

亨利問：「他還有什麼不服的？」

壯漢說：「他們兇得很，三個大學生打我一個。」

亨利對圍觀的人群說：「戲演完了，大家請便吧！」

壯漢猶自忿忿地說：「文憑有什麼用？我的拳頭硬！」

「是，你已經證明了。」

「當然，這是強者的世界，弱肉強食！」

「那也未必，拳頭只能稱霸一時。」

「一時又怎樣？強就是強！」

「一時很快就成過去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我如果不強，今天挨打的就是我！」

對呀！亨利想想自己的遭遇，為什麼要在乎別人的看法呢？要做就做個強者！正如壯漢所說，如果不做強者，只有挨打的分，難道有人寧願挨打？就憑自己的意識控制能力，把別人當作牛馬，又有何不可？

亨利想通了，他自稱真理教主，開始物色弟子，要教出最強的強者。他要在各個地方調教出最強的人，只要控制這些弟子，就能控制世界。

不久他又發現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。一旦有了小小的能力，人就開始自炫自滿，在惰性驅使下，一味追求感官的滿足。

亨利設法激勵門徒競爭，仍然無效，反而促成大家成群結黨，狼狽為奸。

倒是那片小小的智能中樞，看上去一點力量都沒有，人人卻搶著為它建立各種介面。不到幾年光景，竟然成為資訊主流，透過網絡，緊密地聯成一體。更可驚的是，在二〇一四年後，微分子技術成熟，那個中樞已濃縮到芝麻大小。

亨利立刻把中心思想調整為對抗那個智能晶片，為了擴大影響力，他訓練了上千個「化身」。這些化身能力有限，卻能深入各地，只要遇到有興趣、肯追求的年輕人，就送上一張地圖，上面寫著：「要追求真理嗎？」

二〇二二年，正當亨利忙於整頓門戶，把幾個不爭氣的門徒汰除時，具有自我意識的電腦聯盟成立了。並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度裡，為人民作出了極大的貢獻。

亨利馬上警覺到，有意識的電腦聯盟組成了，最終必然是對全人類的意識控制。果真如此，電腦將是世界上最強的強者，人類勢必永受奴役。

只可惜追求真理的人不多，等電腦城大量興建，人們滿足於各種周全的服務，連反對電腦的聲音都逐漸稀薄了。亨利改弦易轍，從有宗教信仰的人下手。怎奈對大多數人來說，宗教信仰只是一種習俗，很少人想瞭解到底所信的是什麼。

亨利雖能運用意識控制，偏偏在這個時代，電腦城裡的人除了做夢還是做夢。做夢的特色就是沒有意識，沒有意識的人與禽獸毫無分別。就算他有再大的神通，要想控制獸類，得以食色而不是意識作誘因。

亨利失望已極，轉向逃離電腦城的人，情況也沒有多少分別。意識容易受制的人多沒有能力，控制一個便多一個負擔。能力強的都有自己的意識，遇到了便是一場爭戰。

直到前兩年，亨利在一個他征服的基地，阿迦那峰頂的陣列電波望遠鏡所在地的新發現，才讓他有了轉機。那裡有幾個留守的天文學家，他們收到一系列的信息，據分析，是來自N G C 六六五六人馬座J U一二五〇星球附近。

雖然傳來的密碼一時尚無法破解，亨利相信這是與外太空文明接觸的契機。他急於突破現狀，便主動與一些反電腦聯盟的人士聯絡，希望共同努力，爭取外援，推翻電腦當局。但是光靠池塘水分的蒸發，終究難成氣候。大家對外太空訊息各有不同的解讀，傳來傳去，最後完全變了質。

等遇到法蒂瑪與衣紅等人，他已吃了大虧。朱仁再一露面，他知道在地球上可以說沒有存身之處了。

還有什麼退路呢？金星當然不能去，月球太小，木星、土衛六都前途未定。最後只剩火星可以考慮，再加上黑金剛是個可用的籌碼，便有了這段公案。

於是，像太極圖般，陰陽互動，最後又回到原點。